

北 齐 书

●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

○杨愔（燕子献 宋钦道 郑颐）

杨愔，字遵彦，小名秦王，弘农华阴人。父津，魏时累为司空侍中。愔儿童时，口若不能言，而风度深敏，出入门闾，未尝戏弄。六岁学史书，十一受《诗》、《易》，好《左氏春秋》。幼丧母，曾诣舅源子恭，子恭与之饮，问读何书，曰：“诵《诗》。”子恭曰：“诵至《渭阳》未邪？”愔便号泣感噎，子恭亦对之歔歔，遂为之罢酒。子恭后谓津曰：“常谓秦王不甚察慧，从今已后，更欲刮目视之。”愔一门四世同居，家甚隆盛，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。学庭前有柰树，实落地，群儿咸争之，愔颓然独坐。其季父暉适入学馆，见之大用嗟异，顾谓宾客曰：“此儿恬裕，有我家风。”宅内有茂竹，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，命独处其中，常以铜盘具盛饌以饭之。因以督厉诸子曰：“汝辈但如遵彦谨慎，自得竹林别室、铜盘重肉之食。”愔从父兄黄门侍郎昱特相器重，曾谓人曰：“此儿齿未落，已是我家龙文。更十岁后，当求之千里外。”昱尝与十余人赋诗，

愔一览便诵，无所遗失。及长，能清言，美音制，风神俊悟，容止可观。人士见之，莫不敬异，有识者多以远大许之。

正光中，随父之并州。性既恬默，又好山水，遂入晋阳西县瓮山读书。孝昌初，津为定州刺史，愔亦随父之职。以军功除羽林监，赐爵魏昌男，不拜。及中山为杜洛周陷，全家被囚繫。未几，洛周灭，又没葛荣。荣欲以女妻之，又逼以伪职。愔乃托疾，密含牛血数合，于众中吐之，仍佯暗不语。荣以为信然，乃止。永安初，还洛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时年十八。元颢入洛，时愔从父兄侃为北中郎将，镇河梁。愔适至侃处，便属乘舆失守，夜至河。侃虽奉迎车驾北渡，而潜欲南奔，愔固谏止之。遂相与扈从达建州。除通直散骑常侍。愔以世故未夷，志在潜退，乃谢病，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邵隐于嵩山。

及庄帝诛尔朱荣，其从兄侃参赞帷幄。朝廷以其父津为并州刺史、北道大行台，愔随之任。有邯鄲人杨宽者，求义从出藩，愔请津纳之。俄而孝庄幽崩，愔

---

时适欲还都，行达邯鄲，过杨宽家，为宽所执。至相州，见刺史刘诞，以愔名家盛德，甚相哀念，付长史慕容白泽禁止焉。遣队主巩荣贵防禁送都。至安阳亭，愔谓荣贵曰：“仆家世忠臣，输诚魏室，家亡国破，一至于此。虽曰囚虏，复何面目见君父之仇！得自缢于一绳，传首而去，君之惠也。”荣贵深相怜感，遂与俱逃。愔乃投高昂兄弟。

既潜窜累载，属神武至信都，遂投刺辕门。便蒙引见，赞扬兴运，陈诉家祸，言辞哀壮，涕泗横集，神武为之改容。即署行台郎中。大军南攻邺，历杨宽村，宽于马前叩头请罪。愔谓曰：“人不识恩义，盖亦常理，我不恨卿，无遐惊怖。”时邺未下，神武命愔作祭天文，燎毕而城陷。由是转大行台右丞。于时霸图草创，军国务广，文檄教令，皆自愔及崔鹗出。遭离家难，以丧礼自居，所食唯盐米而已，哀毁骨立。神武愍之，恒相开慰。及韩陵之战，愔每阵先登，朋僚咸共怪叹曰：“杨氏儒生，今遂为武士，仁者必勇，定非虚论。”

---

顷之，表请解职还葬。一门之内，赠太师、太傅、丞相、大将军者二人，太尉、录尚书及中书令者三人，仆射、尚书者五人，刺史、太守者二十余人。追荣之盛，古今未之有也。及丧柩进发，吉凶仪卫亘二十馀里，会葬者将万人。是日隆冬盛寒，风雪严厚，愔跣步号哭，见者无不哀之。寻征赴晋阳，仍居本职。

愔从兄幼卿为岐州刺史，以直言忤旨见诛。愔闻之悲惧，因哀感发疾，后取急就雁门温汤疗疾。郭秀素害其能，因致书恐之曰：“高王欲送卿于帝所。”仍劝其逃亡。愔遂弃衣冠于水滨若自沉者，变易名姓，自称刘士安，入嵩山，与沙门昙谟徵等居成削迹。又潜之光州，因东入田横岛，以讲诵为业。海隅之士，谓之刘先生。太守王元景阴佑之。

神武知愔存，遣愔从兄宝猗赍书慰喻，仍遣光州刺史奚思业令搜访，以礼发遣。神武见之悦，除太原公开府司马，转长史，复授大行台右丞，封华阴县侯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妻以庶女。又兼散骑常侍，为聘梁使主。至碣碣戍，州内有愔家旧佛寺，入精庐礼拜，见

---

太傅容像，悲感恸哭，呕血数升，遂发病不成行，舆疾还邺。久之，以本官兼尚书吏部郎中。武定末，以望实之美，超拜吏部尚书，加侍中、卫将军，侍学典选如故。天保初，以本官领太子少傅，别封阳夏县男。又诏监太史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尚太原长公主，即魏孝静后也。会有雉集其舍，又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，改封华山郡公。九年，徙尚书令，又拜特进、骠骑大将军。十年，封开封王。文宣之崩，百僚莫有下泪，愔悲不自胜。济南嗣业，任遇益隆，朝章国命，一人而已，推诚体道，时无异议。乾明元年二月，为孝昭帝所诛，时年五十。天统末，追赠司空。

愔贵公子，早著声誉，风表鉴裁，为朝野所称。家门遇祸，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，抚养孤幼，慈旨温颜，咸出人表。重义轻财，前后赐与，多散之亲族，群从弟侄十数人，并待而举火。频遭迍厄，冒履艰危，一餐之惠，酬答必重，性命之仇，舍而不问。典选二十馀年，奖擢人伦，以为己任，然取士多以言貌，时致谤言，以为愔之用人，似贫士市瓜，取其大者。

---

愔闻，不屑焉。其聪记强识，半面不忘。每有所召问，或单称姓，或单称名，无有误者。后有选人鲁漫汉，自言猥贱，独不见识。愔曰：“卿前在元子思坊，骑秃尾草驴，经见我不下，以方曲鄣面，我何不识卿？”漫汉惊服。又调之曰：“名以定体，漫汉果自不虚。”又令吏唱人名，误以卢士深为士琛，士琛自言，愔曰：“卢郎玉润，所以从玉。”自尚公主后，衣紫罗袍，金缕大带。遇李庶，颇以为耻，谓曰：“我此衣服，都是内裁，既见子将，不能无愧。”及居端揆，权综机衡，千端万绪，神无滞用。自天保五年已后，一人丧德，维持匡救，实有赖焉。每天子临轩，公卿拜授，施号发令，宣扬诏册。愔辞气温辩，神仪秀发，百僚观听，莫不悚动。自居大位，门绝私交。轻货财，重仁义，前后赏赐，积累巨万，散之九族，架篋之中，唯有书数千卷。太保、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，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，谓左右曰：“我门前幸无此物。”性周密畏慎，恒若不足，每闻后命，愀然变色。

文宣大渐，以常山、长广二王位地亲逼，深以后事

---

为念。愔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、侍中燕子献、黄门侍郎郑子默受遗诏辅政，并以二王威望先重，咸有猜忌之心。初在晋阳，以大行在殡，天子谅暗，议令常山王在东馆，欲奏之事，皆先谘决。二旬而止。仍欲以常山王随梓宫之邺，留长广王镇晋阳。执政复生疑贰，两王又俱从至于邺。子献立计，欲处太皇太后于北宫，政归皇太后。又自天保八年已来，爵赏多滥，至是，愔先自表解其开府封王，诸叨窃恩荣者皆从黜免。由是嬖宠失职之徒，尽归心二叔。高归彦初虽同德，后寻反动，以疏忌之迹尽告两王。可朱浑天和又每云：“若不诛二王，少主无自安之理。”宋钦道面奏帝，称二叔威权既重，宜速去之。帝不许曰：“可与令公共详其事。”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。以帝仁慈，恐不可所奏，乃通启皇太后，具述安危。有宫人李昌仪者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，坐仲密事入宫，太后以昌仪宗情，甚相昵爱。太后以启示之，昌仪密启太皇太后。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，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、并州刺史，常山王为太师、录尚书事。及二王拜职，于尚书省大会百

---

僚，愔等并将同赴。子默止之，云：“事不可量，不可轻脱。”愔云：“吾等至诚体国，岂有常山拜职，有不赴之理，何为忽有此虑？”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，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。并与诸勋胄约，行酒至愔等，我各劝双杯，彼必致辞。我一曰“捉酒”，二曰“捉酒，”三曰“何不捉，”尔辈即捉。及宴如之。愔大言曰：“诸王构逆，欲杀忠良邪？尊天子，削诸侯，赤心奉国，未应及此。”常山王欲缓之，长广王曰：“不可。”于是愔及天和、钦道皆被拳杖乱殴击，头面血流，各十人持之。使薛孤延、康买执子默于尚药局。子默曰：“不用智者言，以至于此，岂非命也！”二叔率高归彦、贺拔仁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。见都督叱利骚，招之不进，使骑杀之。开府成休宁拒门，归彦喻之，乃得入。送愔等于御前。长广王及归彦在朱华门外。太皇太后临昭阳殿，太后及帝侧立。常山王以砖叩头，进而言曰：“臣与陛下骨肉相连。杨遵彦等欲擅朝权，威福自己，王公以还，皆重足屏气。共相唇齿，以成乱阶，若不早图，必为宗社之害。臣与湛等为

---

国事重，贺拔仁、斛律金等惜献皇帝基业，共执遵彦等领入宫，未敢刑戮，专辄之失，罪合万死。”帝时默然，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，叩刀仰视，帝不睨之，太皇太后令却仗，不肯。又厉声曰：“奴辈即今头落。”乃却。因问杨郎何在，贺拔仁曰：“一目已出。”太皇太后怆然曰：“杨郎何所能，留使不好耶！”乃让帝曰：“此等怀逆，欲杀我二儿，次及我，尔何纵之？”帝犹不能言。太皇太后怒且悲，王公皆泣。太皇太后曰：“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姬斟酌。”太后拜谢。常山王叩头不止。太皇太后谓帝：“何不安慰尔叔？”帝乃曰：“天子亦不敢与叔惜，岂敢惜此汉辈？但愿乞儿性命，儿自下殿去，此等任叔父处分。”遂皆斩之。长广王以子默昔谗已作诏书，故先拔其舌，截其手。太皇太后临愍丧，哭曰：“杨郎忠而获罪。”以御金为之一眼，亲内之，曰：“以表我意。”常山王亦悔杀之。先是童谣曰：“白羊头尾秃，羴羴历头生角。”又曰：“羊羊吃野草，不吃野草远我道，不远打尔脑。”又曰：“阿麽姑祸也，道人姑夫死也。”羊为愍也，“角”文为用刀，“道人”谓

废帝小名，太原公主尝作尼，故曰“阿麽姑”，愔子献、天和皆帝姑夫云。于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诏罪之，罪止一身，家口不问。寻复簿录五家，王晞固谏，乃各没一房，孩幼兄弟皆除名。

遵彦死，仍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总机务。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：“将涉千里，杀骐驎而策蹇驴，可悲之甚。”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讼甚多，诛后散失，门生鸠集所得者万馀言。

燕子献，字季则，广汉下洛人。少时相者谓之曰：“使役在胡代，富贵在齐赵。”其后，遇宇文氏称霸关中，用为典签，将命使于茹茹。子献欲验相者之言，来归。高祖见之大悦，尚淮阳公主，甚被待遇。显祖时，官至侍中、开府。济南即位之后，委任弥重，除右仆射。子献素多力，头又少发，当狼狈之际，排众走出省门，斛律光逐而擒之。子献叹曰：“丈夫为计迟，遂至于此矣。”

可朱浑天和，道元之季弟也。以道无勋重，尚东平公主。累迁领军大将军、开府。济南王即位，加特进

---

，改博陵公，与杨愔同被杀。

宋钦道，广平人，魏吏部尚书弁孙也。初为大将军主簿，典书记。后为黄门侍郎。又令在东宫教太子习事。时郑子默以文学见知，亦备亲宠。钦道本文法吏，不甚谙识古今，凡有疑事，必询于子默。二人幸于两宫，虽诸王贵臣莫不敬惮。钦道又迁秘书监。与杨愔同诛，赠吏部尚书、赵州刺史。

郑颐，字子默，彭城人。高祖据，魏彭城守，自荥阳徙焉。颐聪敏，颇涉文义。初为太原公东阁祭酒，与宋钦道特相友爱，钦道每师事之。杨愔始轻宋、郑，不为之礼。俄而自结人主，与参顾命。钦道复旧与济南款狎，共相引致，无所不言。乾明初，拜散骑常侍。二人权势之重，与愔相埒。愔见害之时，邢子才流涕曰：“杨令君虽其人，死日恨不得一佳伴。”颐后与愔同诏追赠殿中尚书、广州刺史。颐弟抗，字子信，颇有文学。武平末，兼左右郎中，待诏文林馆。

---

●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七

○裴让之（弟讷之 讫之） 皇甫和 李构 张宴  
之 陆印 王松年 刘祎

裴让之，字士礼。年十六丧父，殆不胜哀，其母辛氏泣抚之曰：“弃我灭性，得为孝子乎？”由是自勉。辛氏高明妇则，又闲礼度。夫丧，诸子多幼弱，广延师友，或亲自教授。内外亲属有吉凶礼制，多取则焉。

让之少好学，有文情，清明俊辩，早得声誉。魏天平中举秀才，对策高第。累迁屯田主客郎中，省中语曰：“能赋诗，裴上之。”为太原公开府记室。与杨愔友善，相遇则清谈竟日。愔每云：“此人风流警拔，裴文季为不亡矣。”梁使至，帝令让之摄主客郎。

第二弟讷之奔关右，兄弟五人皆拘系。神武问曰：“讷之何在？”答曰：“昔吴、蜀二国，诸葛兄弟各得遂心，况让之老母在，君臣分定，失忠与孝，愚夫不为。伏愿明公以诚信待物，若以不信处物，物亦安能自信？以此定霸，犹却行而求道耳。”神武善其言，兄弟俱释。历文襄大将军主簿，兼中书舍人，后兼散

骑常侍，聘梁。文襄尝入朝，让之导引，容仪蕴藉，文襄目之曰：“士礼佳舍人。”迁长兼中书侍郎，领舍人。

齐受禅，静帝逊居别宫，与诸臣别，让之流涕歔歔。以参掌仪注，封宁都县男。帝欲以为黄门郎，或言其体重，不堪趋侍，乃除清河太守。至郡未几，杨愔谓让之诸弟曰：“我与贤兄交款，企闻善政。适有人从清河来，云奸吏敛迹，盗贼清靖。期月之期，翻然更速。”清河有二豪吏田转贵、孙舍兴久吏奸猾，多有侵削，因事遂胁人取财。计赃依律不至死。让之以其乱法，杀之。时清河王岳为司州牧，遣部从事案之。侍中高德政旧与让之不协，案奏言：“当陛下受禅之时，让之眷恋魏朝，呜咽流涕，比为内官，情非所愿。”既而杨愔请救之，云：“罪不合死。”文宣大怒，谓愔曰：“欲得与裴让之同冢耶！”于是无敢言者。事奏，竟赐死于家。

馔之，字士正，少好儒学，释褐太学博士。尝从常景借书百卷，十许日便返。景疑其不能读，每卷策问

---

，应答无遗。景叹曰：“应奉五行俱下，祢衡一览便记，今复见之于裴生矣。”杨愔阖门改葬，托谏之顿作十馀墓志，文皆可观。让之、谏之及皇甫和弟亮并知名于洛下，时人语曰：“谏胜于让，和不如亮。”司空高乾致书曰：“相屈为户曹参军。”谏之复书不受署。沛王开大司马府，辟为记室。迁邺后，谏之留在河南，西魏领军独孤信入据金墉，以谏之为开府属，号曰“洛阳遗彦。”信败，谏之居南山，洛州刺史王元轨召为中从事。西师忽至，寻退，遂随西师入关。周文帝以为大行台仓曹郎中，卒。赠徐州刺史。

谏之，字士平，七岁便勤学，早知名。累迁司徒主簿。杨愔每称叹云：“河东士族，京官不少，唯此家兄弟，全无乡音。”谏之虽年少，不妄交游，唯与陇西辛术、赵郡李绘、顿丘李构、清河崔瞻为忘年之友。昭帝梓宫将还邺，转仪曹郎，尤悉历代故事、仪注，丧礼皆能裁正。为永昌太守，客旅过郡，出私财供给，民间无所预，代去日，为吏人所怀。齐亡仕周，卒伊川太守。

---

皇甫和，字长谐，安定朝那人，其先因官寓居汉中。祖澄，南齐秦、梁二州刺史。父徽，字子玄，梁安定、略阳二郡守。魏正始二年，随其妻父夏侯道迁入魏，道迁别上勋书，欲以徽为元谋。徽曰：“创谋之始，本不关预，虽贪荣赏，内愧于心。”遂拒而不许。梁州刺史羊灵祐重其敦实，表为征虏府司马，卒。和十一而孤，母夏侯氏，才明有礼则，亲授以经书。及长，深沉有雅量，尤明礼仪，宗亲吉凶，多相谘访。卒于济阴太守。

李构，字祖基，黎阳人。祖平，魏尚书仆射。构少以方正见称，释褐开府参军，累迁濠州刺史，卒。

构从父弟庶，魏大司农谐子。方雅好学，风流规检，甚有家风。稍迁临漳令。《魏书》出，庶与卢斐、王松年等讼其不平，并系狱。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，又言王琮不善事；卢同附《卢玄传》；李平为陈留人，云其家贫贱。故裴等致讼，语杨愔云：“魏收合诛。”愔党助魏收，遂白显祖罪斐等，并髡头，鞭二百。庶死于临漳狱中，庶兄岳痛之，终身不历临漳县门。

---

张宴之，字熙德。幼孤有至性，为母郑氏教诲，动依礼典。从尔朱荣平元颢，赐爵武成子，累迁尚书二千石郎中。高岳征颍川，复以为都督中兵参军兼记室。宴之文士，兼有武干，每与岳帷帐之谋，又常以短兵接刃，亲获首级，深为岳所嗟赏。天保初，文宣为高阳王纳宴之女为妃，令赴晋阳成礼。宴之后园陪宴，坐客皆赋诗。宴之诗云：“天下有道，主明臣直，虽休勿休，永贻世则。”文宣笑曰：“得卿箴讽，深以慰怀。”后行北徐州事，寻即真，为吏人所爱。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，至北徐州，无所案劾，唯得百姓所制《清德颂》数篇。乃叹曰：“本求罪状，遂闻颂声。”迁兖州刺史，未拜，卒。赠齐州刺史。

陆印，字云驹。少机悟，美风神，好学不倦，博览群书，五经多通大义。善属文，甚为河间邢邵所赏。邵又与印父子彰交游，尝谓子彰曰：“吾以卿老蚌，遂出明珠，意欲为群拜纪可乎？”由是名誉日高，儒雅搢绅，尤所推许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历文襄大将军主簿，中书舍人，兼中书侍郎，以本职兼太子洗马。自

---